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八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十四

王氏若虚尚書義粹

三卷

未見

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

呂氏造尚書要略

佚

王圻曰金哀宗正大間萬壽節同知集賢院呂造進

趙氏孟頫書今古文集注

未見

孟頫自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删定筆削後

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

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

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在書為尤甚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十四篇亦以為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為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夥其真而為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

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為道誠邃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寛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為之注多惑於偽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為才

識之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尚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摭自童時今至於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今又二十餘年矣衰貌頹然不能不自

愛也因重輯而爲之序

按是序集中所載係節文今依墨跡錄其全

男雍跋曰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而在書經尤爲留意自蚤年創草爲古今文辨後三入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苟及仁宗朝議改隆福宮爲光天二字以書質之中留一本復輯是册已精而益精者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平吾先君有焉至元後己卯

揚載曰公治尚書為之注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也

兩浙名賢錄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以胄監入仕為潤州錄事參軍至元間以薦入朝拜兵部侍郎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

吳氏澄書經纂言

四卷

存

澄自序曰書者史之所紀録也從聿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黄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詳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録定為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葢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遣掌故鼂錯

即其家傳授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内女子獻偽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莱張霸作偽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為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為正

王禕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先儒嘗深疑之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今文古文有無旣爲明白而近時吳澂氏又分今文古文各自爲書不相肴雜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

顧應祥序曰書纂言者元儒草廬吳文正公之所著也應祥按察江右時過臨川得之藏之篋笥久矣乃嘉靖戊申起廢再撫南中偶攜以隨督學憲副胡君堯時見而悅之曰滇苦無書盍刻以惠滇士乃命郡

文學偕治書諸生正其譌舛屬雲南守陳君光華刻以傳焉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史以紀其行事必有言以發之號令於是乎有典謨訓誥之作唐虞以前渾渾噩噩其事簡其言可傳孔子刪書上自唐虞下迄三代得百篇秦燔六籍煨燼無餘漢興除挾書令濟南伏生始以其所藏者敎授齊魯間文帝求治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即其家受之是謂今文尚書後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得

壁中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無有知者博士孔安國取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為之傳是謂古文尚書會巫蠱事未及以聞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奏上列於學官漢魏之間所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學皆伏生所授者也伏生書二十九篇内泰誓一篇或以為後人所增安國所傳析伏生二十八篇為三十三篇泰誓為三篇又伏生所無者二十二篇并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為四十六卷但其間出於

伏生者皆艱澀難讀出於古文者辭反平易故先儒往往致疑而文公朱子亦謂不類西漢文字文正公是編蓋祖朱子之意而斷然以二十八篇為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為卷衺以寘諸後欲使後之學者知上古所傳之書所可信者惟此焉耳矣然竊有疑焉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承詔為傳經二十九卷注曰即伏生所授者史記儒林傳伏生書二十九篇教授齊魯間至隋唐

時始以泰誓爲河内女子所獻或以爲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殆不可考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授書於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録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槩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

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葢亦難矣愚因刻是書而

并以典籍之所見者附於首簡葢不自知其僭妄云

齊氏履謙書傳詳說

佚

胡氏一桂書說

佚

程氏直方蔡傳辨疑

一卷

未見

陳氏櫟書解折衷

佚

櫟自序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葢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為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為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

編脱落而不可通耶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耶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名之不能行詔鼂錯徃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鼂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爾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尚書數十篇皆科斗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出於伏生者為

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即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為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即今所謂小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尚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

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臯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臯謨之

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治經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喙心心孰為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説書謂通其可通毋强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説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擬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

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藴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為主一毫穿鑿竒異悉去之噫講姚姒㲄灝噩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尚懋之舊嘗述尚書大旨繼成書解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

又自述曰予編書解折衷宗朱蔡采諸家附已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弟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尚書集傳纂疏

六卷

存

櫟自序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畏慎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數千百年之治

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疑闕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

成編今謀板行幸遇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

楊士奇曰書傳纂疏六卷分為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吾外氏有書傳會通尤詳備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劉氏莊孫書傳上下篇

二十卷

佚

胡氏炳文書集解

未見

董氏鼎尚書輯錄纂疏

六卷

存

鼎自序曰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攷之古可見矣黄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

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聖賢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

章之而漢興徃者可鑒矣惜乎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顯違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奥藴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黄氏槃㵎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𦆵經緒論多出

朱子迺以訂定集傳為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輯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極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注盈溢充斥衆寶胠畚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為經生學士設噫人皆可為堯舜塗人可以為禹而况

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序

子真卿跋曰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淑朱子緒論於蔡氏傳尤用力焉大德甲辰命真卿從雙湖胡先生一桂退齋熊先生禾讀易武夷

山中因得刊行先君所著孝經大義時欲并刻此書
真卿歸而以請先君乃曰有朱蔡二師在前編集其
可苟乎吾餘齡暇日尚須校定且謂真卿曰是書將
盛行吾老矣當不及見傳之者汝也及悼棄藐孤之
三年會聖天子興賢有詔命習書者惟蔡傳是宗斯
文開運其在兹乎盖先君此書懼其遺也而靡不錄
覺其煩也而欲簡是從晚雖重加校定尚欲質之同
志而未遂真卿仰遵先訓求正於當世儒先與先君

之舊交如葵初王先生希旦雙湖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櫟息齋余先生芑舒多得所討論於朱蔡此書似爲大倫敬壽梓閩坊以廣其傳非徒不負先君之囑且以欽承明詔尊崇朱學之萬一云延祐戊午十月朔日

吳澄序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

疑而為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與抑草藁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滕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内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

具在而傳不祖龔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為伐紂時事名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為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為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書經亦甞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

無黨同護關之弊於是為識其卷末

陳櫟曰鄱陽深山董公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注解間以已見發明之

江西通志董鼎字季亨德興人

何氏中書傳補遺

十卷

佚

余氏芑舒讀蔡傳疑

一卷

佚

書傳解

佚

姓譜德興余芑舒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嚴氏㪚書說

佚

吳澂曰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

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敵篤志嗜

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説略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

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巳可知矣

張氏仲實尚書講義

一卷

佚

年巘序曰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

多奚以為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

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若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巳今為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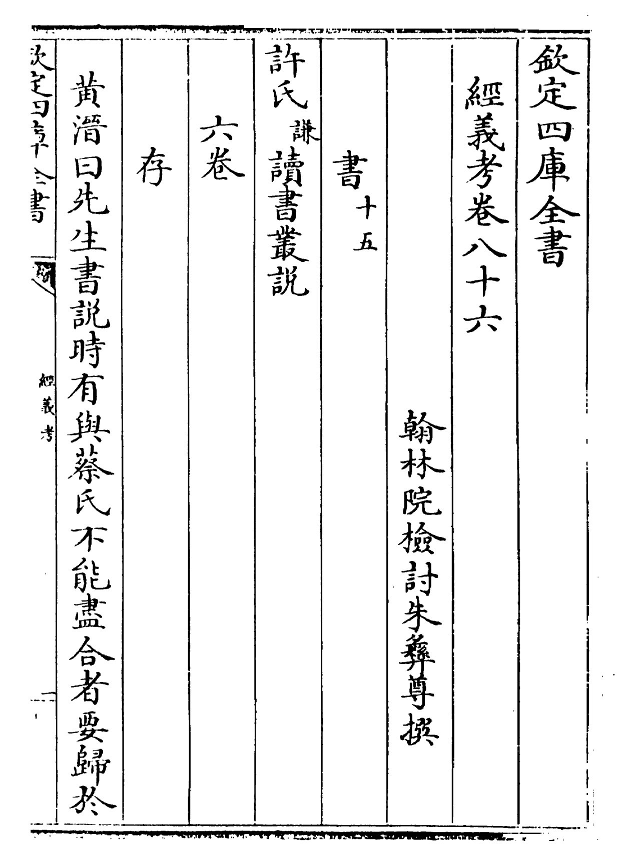
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為諸生講尚書其從良取數闕示予異時吾家君高有年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慙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為游詞得講經之法益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析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

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執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為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盍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注尚書其族凡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 闕 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程氏 龍 書傳釋疑

佚

經義考卷八十五



經義考卷八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十五

許氏謙讀書叢説

六卷

存

黄潛曰先生書説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

是而已

謙自序曰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歴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攷之亦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葢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

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於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張樞序曰孔安國始為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

撰正義以推衍之其後書說浸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為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書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晰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遂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

無所折衷乃研精覃思博求其說為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詞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葢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援引而已雖其說之時少異於蔡氏而與者所以為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吾言之則為忠臣在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東廉訪使

鋟版以傳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十二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為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

俞實序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為新奇不為近

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為士所宗為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溍所為墓序誌銘兹不述

俞氏（元燮）尚書集傳

十卷

未見

或問

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元燮居於吳其卒也虞集銘之

張景春曰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

傳博采羣説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

吳氏萊尚書標說

六卷

未見

元氏明善尚書節文

佚

陸元輔曰元明善復初以太子文學事文宗於東宮陞翰林直學士譯尚書節文以進每奏一篇必稱善

王氏克耘讀書管見

二卷

存

亡名子序曰書有管見曷為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奥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為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徽密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為哉此其能為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黄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簀之際書

其卷端曰凡為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為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梅䳺曰此書得之西皐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

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畧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於耕埜之堂也

黄虞稷曰克耘字與耕吉水人登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以母老棄官歸著是書外有四書經疑貫通失傳

書義主意

六卷

存

劉景文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於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尚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擒巍科愚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注之中而實有得乎傳注之外又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附羣英書於其後學者苟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有以得其藴矣學優而仕其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私秘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嘗至正

戊子七月既望

書義矜式

六卷

存

張雲章曰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占法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

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長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槩有冐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克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為經義名曰矜式存此猶見當時體製克耘名進士是編之出擬觚家詎不奉為鴻寶哉今雖流傳於後孰取而寓目焉

李氏天麗書經疏

佚

江西通志李天麗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

陳氏悅道書義斷法

六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

四十六卷

存

天與自序曰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由伏生傳二孔注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為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韓吕其與門人荅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

至晦庵先生而遂定晦庵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
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
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
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平之有未備則引
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
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
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
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

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慫恿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庵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録之梓云

劉坦序云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為之序而又俾余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梅浦籍籍有聲場屋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

不意滿而猿臂數奇衆猶以晚器目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為此書勤亦至矣向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奥藴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膴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為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劉辰翁序曰聞若稽古説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為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槩以為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為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山所為記記首二

語則亦幾說也葢駭然為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

彭應龍序曰書繇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邈哉邈乎上遡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藴奥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蔡氏抄東

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為理學精微當年闢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别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肬於多而莫適為之決擇則將

焉用為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遠摭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掇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確嗟乎百代而上世運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

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人之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已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思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媺益甚余復為之慫恿敘其說於帙之初

崔君舉後序曰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褊且薄者揣臆其寛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

已目盤誥以聱牙近代大儒朱晦庵白首明經獨不為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彖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先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老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他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

才三四十年爾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間近則科舉廢久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試使口誦本經且不能以句矣吾友梅浦王君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是書盛行為君必執典禮命討為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裴彝率乂共工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

救已徃淵哉百世之澤宜家藏而人誦之也
子振跋曰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藴義滋
晦先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
德二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聞先
父遂繇贑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教授
恩命正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
抱父書深思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清朝復
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列亦萬

萬幸也

王氏希旦尚書通解

佚

李氏恕書旁注

佚

韓氏信同書經講義一曰集解

未見

閩書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受業陳普之門延祐四年

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屨滿户外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

呂氏椿尚書直解

佚

閩書椿字之壽晉江人初從丘釣磯學貧隱授徒所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

十卷

存

鎮成自序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為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

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歴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為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晰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尋考名曰尚

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學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敎云爾

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

六卷

存

黄虞稷曰師凱彭蠡人至治辛酉爲此書凡傳中所

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師凱自序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惟其有心也故無為而無不為惟其無為而無不為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

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倫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尚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户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嘖隻字之隱㕠其佔畢之

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為無矣況有所為天文地理律歴禮樂兵刑龜筴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

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為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摇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道為天下法為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為通人道也為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

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巵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

倪氏士毅尚書作義要訣

四卷

存

趙汸曰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雖大寒暑未嘗一

日暇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倪氏世家休寧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其師曰陳壽翁所著書曰四書輯釋闘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别為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

按是書乃元時舉子兎園冊東山趙氏作仲弘改塟誌稱於他經皆未就度此必書坊偽托也

吴氏師道書雜說

六卷

未見

李氏公凱纂集柯山尚書句解

三卷

存

按仲容於詩取東萊呂氏於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葢不偏主一家者

吳氏迂 書編大旨

未見

吾丘氏衍 尚書要略

未見

周氏聞孫 尚書一覽

未見

吉水縣志周聞孫字以立至正辛巳舉於鄉赴春官

中乙榜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

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

余氏日强尚書補注

佚

楊維楨作碣曰日强字彦壯崑山人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尚書補注藏於家

黄虞稷曰日强本福建吉田流寓太倉

朱氏祖義尚書句解

十三卷

存

黄虞稷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

馬氏道貫尚書疏義

六卷

未見

黄虞稷曰道貫字德珍金華東陽人師事許謙自號一得叟

邱氏迪尚書辨疑

佚

姑蘇志迪字彦啟從熊朋來學著書辨疑

王氏文澤尚書制度圖纂三卷

佚

松江府志王文澤字伯雨別號梅泉家楓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為府學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韓氏性尚書辨疑

一卷

佚

紹興府志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後辟薦皆不就卒賜諡莊節先生

鄒氏季友尚書蔡傳音釋

六卷

存

黄虞稷曰季友字晉昭鄱陽人書傳會選多采用其

書

邵氏光祖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張景春曰郃光祖字弘道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方氏傅書蔡氏傳考

佚

陳氏研尚書解

佚

鄭氏翔尚書注

佚

方氏公權尚書審是

佚

黄氏艾尚書講義

佚

鄭氏彦明尚書說

佚

方氏通尚書義解

佚

黄氏力行書傳

佚

趙氏杞尚書辨疑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載之止云一冊無卷數

季氏仁壽春谷讀書記

佚

括蒼彙記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元末用薦教諭慈谿改松陽轉婺州教授

經義考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十六

劉氏三吾等書傳會選

六卷

存

實錄洪武十年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

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黄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歴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晰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二

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
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
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
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
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觀
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士諤俞友仁何原銘
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寬趙信洪初萬鈞王賓
謝子方吳子恭博士解震熊釗揭軌蕭尚仁蕭子尚

王允升張文翰張思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九月已酉正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黒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黒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董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

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
中時洒摟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悦復遣
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
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
之又集諸家之説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
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
馳驛而還
按書傳會選載纂修諸人無靳觀吳子恭宋

麟而有國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贊善門
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翰林修撰許觀
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
德彜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儒士靳權
凡一十五人益永樂中修實錄以許觀景清
等皆坐逆黨因連類而删去之也
三吾序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
人在天子位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書莫古於

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為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旣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為天之陰隲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允請乃名天下儒士做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

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
姓氏定為凡例列之於後云
祝允明曰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洛羲和惟天陰
隲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
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説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
未嘗置步覽焉可狥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攷正為
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書
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

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注丈爲是又如洪範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强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説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

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顧炎武曰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主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

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説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葢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摸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

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梁氏寅書纂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

釋其略謂之書纂義

朱氏升尚書旁注

六卷

存

書傳補正輯註

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

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為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録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閲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為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為讀傳為傳輯補缺正譌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為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譌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

癸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陳氏謨書經會通

未見

人物考陳謨字一德又字心吾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褘交章請留為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敎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

朱氏 右 書集傳發揮

十卷

未見

右自序曰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諸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於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偽而厭真幾何不為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

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我夫子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禮泯絶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敎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為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删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

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當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葢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

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餘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李祁序曰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丈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峯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為集解

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已見編而為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即犁然當於人心然後

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力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九京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錢謙益曰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洪武初名修元史再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擢晉

相府長史

冉氏庸尚書精萃

佚

陳璉志墓曰先生諱庸克常其字保定蠡縣人登至正丙午進士第授完州判官不就尋改長信寺知事洪武初例從南京上欲授以官辭之甚力遂謫桂林永樂初應詔至南京以老疾辭歸年九十六卒

徐氏蘭書經體要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蘭字與善浙江開化人洪武初官助教門人歐陽齊進其書於朝

陳氏雅言尚書卓躍

六卷

未見

鄒緝表墓曰永豐陳雅言受詩於傅志行受書於徐

復明興首起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闚中庸類編書經卓躍行於世

楊士奇曰書卓躍二冊永豐陳雅言著專為科舉設今南昌有刻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奭訓今為中書舍人

黄虞稷曰雅言永豐人洪武中稱病不赴薦嘗領永豐縣教事

鄭氏濟書經講解

未見

黄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林氏遜尚書經義

未見

黄虞稷曰遜廣東潮陽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閩縣丞

黄氏紹烈書經主意

未見

黄虞稷曰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瑞安

知縣

郭氏元亮尚書該義

十二卷

佚

台州府志元亮仙居人摜從子以儒士任新昌訓導

謝鐸曰尚書該義黄巖郭元亮著今亡

詹氏鳳翔書經釋義旁通撮要

未見

江西通志詹鳳翔字道存樂安人以薦任府學訓導

劉氏朴書義精要

佚

江西通志劉朴字子素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試於京師授學官其卒也解縉表其墓

胡氏廣等書傳大全

十卷

存

吳任臣曰書傳舊爲六卷今分十卷大旨本二陳氏
纂修諸臣則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
郎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
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黄壽生陳用陳燧翰
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

黄約仲翰林院庶吉士凃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
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
部主事黄裳承德郎刑部主事叚民章敵楊勉周怳
吾紳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
察御史陳道濳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逫文林郎太
常寺博士黄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
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闕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凡四十二人

王氏達書經心法

佚

王孚曰耐軒先生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

錢謙益曰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

助教永樂中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張氏洪尚書補傳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原書傳補遺

未見

黄虞稷曰原龍巖人永樂甲申進士官潮州知府

彭氏朂書傳通釋

六卷

存

昜自述曰愚讀是經傳叨中甲科且嘗推所得以淑諸人而其中微辭奥義有弗能辨析者尤多比伏覩頒降書傳藏於學校閭巷未易得覩是以忘其不韙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載下方名曰書傳通釋繕寫成編歸貽家塾庶與吾鄉之士共焉

人物考彭昜字祖期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正

統初拜監察御史改考功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副使
黃虞稷曰是書錢塘董鏞音點宣德乙巳曾刻於建
陽

徐氏善述尚書直指

六卷

存

人物考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
仁宗為皇太子簡入宮僚為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

贊善卒於官洪熙間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黄虞稷曰仁宗在東宫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六

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為東宫講官時所進未曾刊

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宫中

攜出遂為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

之皆不知為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郎溶

家見之因為標出

陳氏濟書傳補注

一卷

未見

書傳通證

未見

姓譜陳濟字伯載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名修永樂大典為總裁官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書傳通證書傳補注

何氏文淵書義庭訓

未見

陸元輔曰書義庭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廣昌何文淵巨川撰文淵中永樂戊戌進士晚號鈍庵

經義考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十七

章氏(𢇁)書經提要

四卷

未見

(𢇁)自序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

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然天文之度數或未易析地理之沿革或有不同至於圖書律呂先儒固有成說而散見他書未有萃於一者故學經之士得其一或遺其二愚竊病焉輙不自揆用摭先儒之說為書四篇名以提要或為之圖或述其義間以一得之愚附焉其具於蔡傳者不複出庶幾其說簡明易見不假他求而得其要矣

台州府志章陬字仲寅黄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

兵部主事

按章氏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張氏（瀾）書經集説

未見

蔣方馨曰張瀾字道本潼川人正統己未進士

黄氏（諫）書傳集義

未見

人物考黄諫字廷臣蘭州人正統壬戌賜進士第三

人授翰林院編修轉左春坊左中允天順初改尚寶
司丞仍兼翰林院編修陞尚寶司卿進翰林院侍講
學士謫判廣州府尋被逮至京道卒

夏氏寅尚書劄記

未見

錢謙益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除南
京吏部主事歷郎中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終山東
右布政使

費氏希冉尚書本旨

七卷

未見

南海縣志費希冉字師敬正統間諸生

劉氏㪉尚書句解

未見

楊廉狀曰公諱㪉字于學吉安人領景泰庚午鄉薦

司訓武昌調武進陞南京翰林院孔目

楊氏守陳書私抄

一卷

存

守陳自序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葢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何為不可盡信耶葢古之書傳世既久則其錯簡缺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秦人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壁藏

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葢其所誦已非

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葢多闕與錯訛且有

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

所難通則亦强為之説宋儒始疑之若東坡之於康

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

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時諸家傳注往往有愈於漢

唐者元時王魯齋嘗作書疑謂臯陶謨説命武成洪

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

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蒙自童時受書每遇今文膚昏獘舌而不能以熟稍長聽講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疑久不釋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抄錄凡經有錯簡者移

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其所移者既未必合於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為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奕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則亦不枉其用心矣

張氏業書經節傳

未見

江西通志張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歴官

國子監司業

黄氏瑜書經旁通

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瑜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官長樂知縣

劉氏縉書經講義

未見

分水縣志劉縉字大紳天順己卯舉人知武昌縣事

黃氏仲昭讀尚書

一篇

存

繆泳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館章懋莊㫤諫鰲山煙火詩予

杖謫湘潭知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進寺副乞休引

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

姚氏誠書經義

佚

陝西通志姚誠字通夫蘭州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開

喜新鄭二縣

羅氏倫書義旁通

佚

鮑氏麒壁經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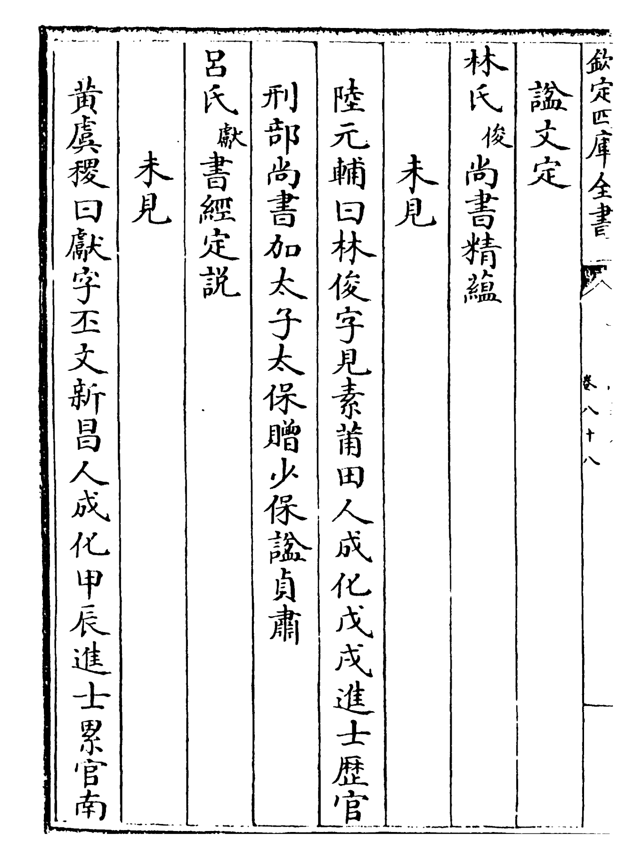
佚

温州府志麒字仲瑞平陽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工部郎中

吳氏寛書經正蒙

未見

蘇州府志寛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謚文定

林氏俊尚書精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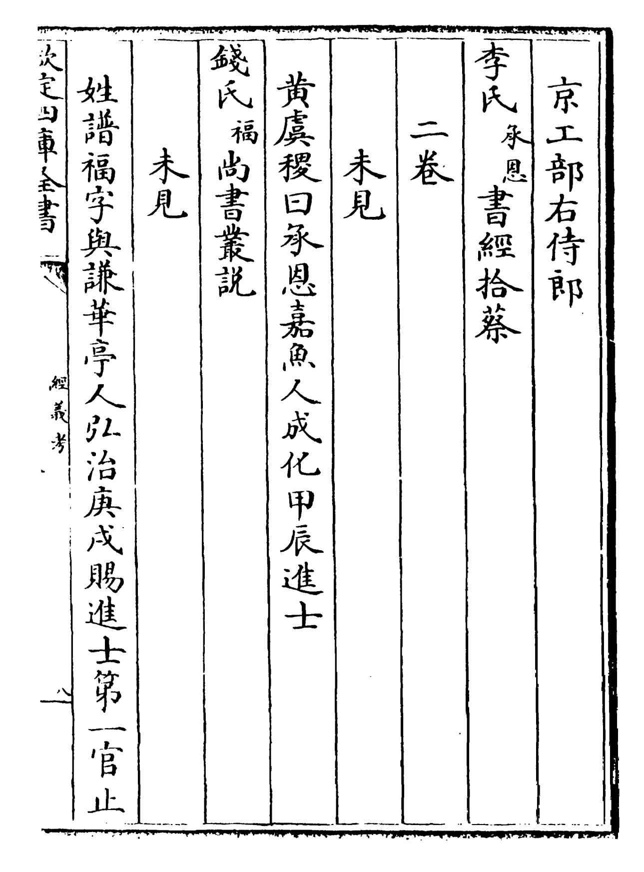
未見

陸元輔曰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歴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謚貞肅

呂氏獻書經定說

未見

黄虞稷曰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



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書經拾蔡

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錢氏福尚書叢説

未見

姓譜福字與謙華亭人弘治庚戌賜進士第一官止

修撰

尹氏 洪 尚書章句訓解

十卷

未見

按尹洪錦衣衛人弘治庚戌進士書載西亭

王孫萬卷堂目

黄氏 瀾 尚書資講

未見

鍾崴立曰黄瀾號壺陰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歴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氏大用書經旨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王大用號蘖谷上海人弘治癸丑進士

趙氏鶴書經會注

未見

汪楫曰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山東按察副使

張氏邦奇書說

一卷

存

穆氏孔暉尚書困學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禮

部左侍郎兼學士謚文簡

周氏（灝）尚書口義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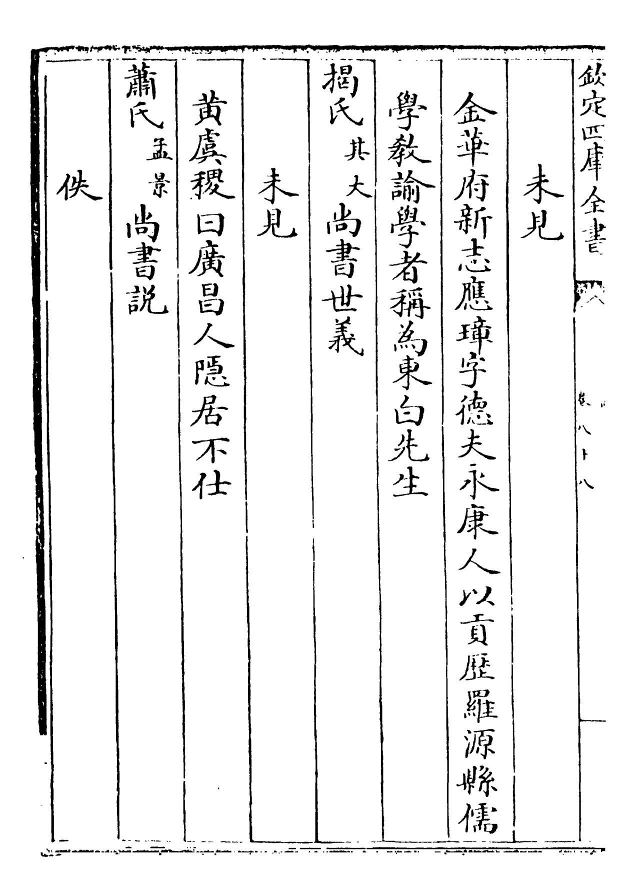
未見

包氏（沐）尚書解義

佚

寧波府志包沐字民新鄞人以貢授石埭訓導

應氏（琿）尚書要畧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琿字德夫永康人以貢歷羅源縣儒學教諭學者稱為東白先生

揭氏（其大）尚書世義

未見

黃虞稷曰廣昌人隱居不仕

蕭氏（孟景）尚書說

佚

李舜臣曰先生三河人字時泰正德乙亥余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後爲濟南太守其説書曰宗彛蔡傳虎蜼蓋謂虎彛與蜼彛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彛者宗廟之常尊也㢸成五服至於五千五千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恒皆三千里云三千里者周尺小也

馬氏明衡尚書疑義

一卷

存

明衡自序曰孔安國穎達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槩未有聞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然愚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輙錄為篇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之公案予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有未論者予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

其毋以爲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予今日之心也嘉靖

壬寅

張雲章曰治書之家其與蔡氏異者元新安程氏直方著蔡傳辨正鄱陽余氏芑舒程氏葆舒著讀蔡傳疑蔡傳訂誤明嘉善袁氏仁有砭蔡編今其書不盡傳是編亦止見抄本顧未詳其出處

呂氏柟尚書說疑

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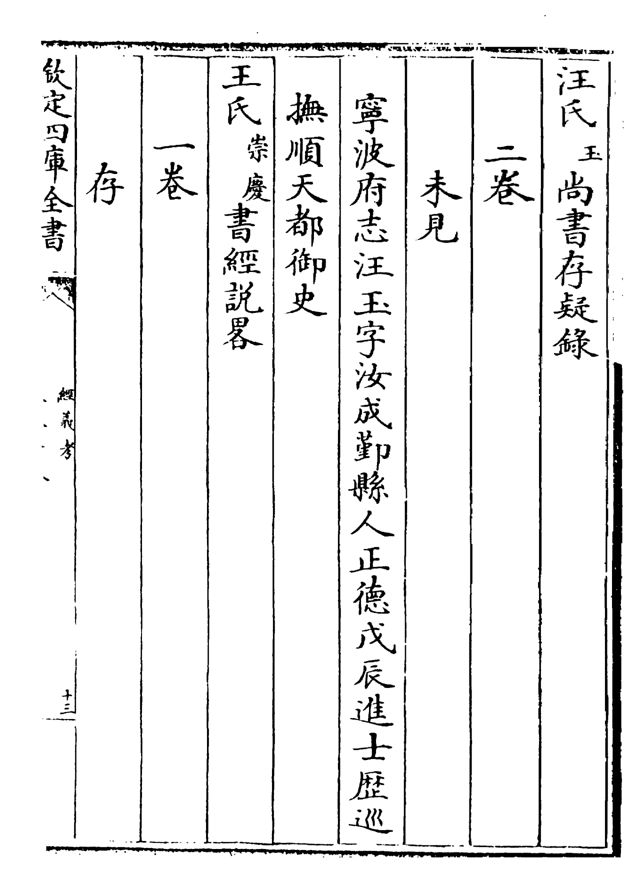
張雲章曰此涇野門人因扣擊而得之其師者舉而筆之於編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所載因問錄疑即其書也嘉靖巳亥曾鏤版其門人汪尚庭序之

按呂氏書說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韓氏邦奇書說

一卷

未見



汪氏^玉^尚書存疑錄

二卷

未見

寧波府志汪玉字汝成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順天都御史

王氏^崇慶^書經說畧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五經莫古於易其次莫如書易以道道之體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書以道道之用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其致一也然二帝以揖讓而官天下古未有也故其書皆曰典典主也主夫道也非三王比也先儒以其事可為後世之法故曰典失傳經之大旨矣夫書先人之家傳慶讀有年矣五十而後再取讀之始若粗有得焉於是乃述四代而撮其要斷其義因名曰說畧聊復以備自考且為家塾童蒙之地云

敝

蔣一葵曰葢聞尼父序書篇有一大義焉其閒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葢無無義者余讀王先生說畧而益信所聞也

王氏道書億

四卷

未見

梅氏鷟讀書譜

四卷

存

尚書考異

一卷

存

鷟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

以教於齊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是聖經之正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古文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冐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

梅賾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為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沖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前漢人皆未見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絶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沖蘇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慎徽突出好事者遂造為南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偶見二十八字伏法未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

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為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偽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義僭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鷟譸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偽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為之不知文本於

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强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為君難為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虞

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藹指為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顔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詩脩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

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説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
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
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為山九仞謂為山取諸論語九
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
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棊間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取諸老子為之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艱於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攘字剽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與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

則書書則玩紬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

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

僞疑之乎

馬氏理尚書疏義

未見

霍氏韜書解

未見

舒氏芬書論

一卷

存

王氏漸逵讀書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予讀書至堯舜禹之相授受曰允執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知聖學之大要也夫心也者天人相禪之機也而學也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令其自作主宰無間斷而不息焉者也三

代盛王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義警戒得於此者也太甲之仁義懲艾高宗之始終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勉乎此者也下至桀紂幽厲昧乎此者也故得此學然後能大其心大其心然後能崇其德崇其德然後能廣其業廣其業然後能成其治帝王而非此則無以同乎天地學者而非此則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外此而今文古文之異孔壁偽書之辨平易艱澁之證殘篇斷簡

之考此其末焉而已矣予之所深惜者孔安國不以科斗之字遍求譯於四方而劉歆校書之時秘府之藏猶在也而皆未嘗注意焉其能已於予之感乎

經義考卷八十八